# 百岁老寿星讲得一口好英语

## 老人还有个愿望:如果有一两个老外经常跟他聊聊天就好了

鲍文海老人今年已经100岁了,身体不错,每天还能打四个小时麻将,而且,生在上海的鲍老,说起英语来竟然比讲普通话还地道,问起鲍老的愿望,他乐呵呵地说:I would like to live to 120 years old(我想活到120岁),标准的美式发音,字正腔圆。

鲍老住在秦淮区康源老年公寓,“这位老人已经100岁了,思维敏捷,而且说英语比普通话还溜。”刚听说有这样一位老人时,记者一直在考虑是否有些夸大其辞。昨天下午3点,记者来到老年公寓,鲍老正在打麻将,得知记者来意后,就用英语来了一句:“对不起,我现在没有时间,请坐下,稍等一会。”接着又低下头,继续摸牌,打牌,而且动作特别麻利,一旁的工作人员笑着说:“老人的英语,你们见识到了吧?”

百岁老人英语说得很溜 快报记者 管新婷 摄

在等待老人过程中,记者看到老人床头放着一本破旧的英文字典,工作人员介绍,这可是老人的“最爱”,老人精神好的时候,常常翻看,“他说,英语要时常看看,才不会陌生。”一牌结束,鲍老开始与记者聊天,由于助听器坏掉还没来得及修理,必须得在老人家耳朵边上说话才能听到,老人有点不好意思地说:“I'm sorry, something wrong with my ear,I beg your pardon。”(对不起,我耳朵有点问题,请你原谅。)

鲍老基本只会说上海话,普通话很蹩脚,对话基本全是用英语进行,老人的思维很快,记者必须全神贯注才能跟得上,老人是上海人,年轻时曾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工作,所以才会讲这么流利的英语。鲍老说,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跟人聊天,但现在老了,听力下降得很厉害,跟人聊天时,常常让对方很费力,他觉得特别难过,所以他现在最喜欢的是打麻将。

问及老寿星的愿望,老人悄悄地告诉记者,这里的工作人员都说他能活到120岁,他特别开心,但他觉得这应该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I would like to live to 120 years old,and when I 'm 120 years old,I hope to see you again。”(我想活到120岁,当我120岁时,我希望能够再次见到你们。)

从其他老人那里,记者了解到,鲍老与他们聊天时,常常会“蹦”出几个英文单词,而他们都不懂英语,常常没有反应,所以鲍老会觉得特别孤单,“一些大学生来做义工时,会用英语陪鲍老聊天,他心情会特别好。”这位老人表示,鲍老已经很多年没跟老外打交道了,如果有一两位老外来陪老人聊几句英语,老人肯定会更开心。

(袁先生报料奖100元)

快报记者 马晶晶

# 七旬老教授 60年苦寻“二战纪念章”

1945年9月2日,在停泊于东京湾内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正式举行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63年过去了,历史的尘埃早已淹没在岁月的长河里。昨天,南京工业大学73岁的老教授韩传寿找到快报,向记者展示了一枚珍贵的1945年苏联卫国战争胜利纪念章。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就是这位普通的老人,家里收藏有200多枚珍贵的战争纪念章。

在韩传寿的家里,记者看到他家橱子顶上、床底下,全部堆满了韩老鼓捣来的纪念章,从北伐战争、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各个时期的战争纪念章应有尽有。这些纪念章大多成色老旧,翻开背面的年月更是久远,而每一枚纪念章背后都是一段烽火岁月。

谈起最艰难的一次收藏,韩老在一堆纪念章中拿出了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后发行的“二战纪念章”,告诉记者这是他花了整整60年才找到的。

韩传寿收藏的各种战争纪念章

韩老1935年出生于安庆,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后,安庆危在旦夕。1938年春节过后,当时不到3岁的他跟着家人开始逃难。其间颠沛流离,受尽折磨。1945年,在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际,当时10岁的韩传寿就梦想能够得到一枚二战胜利纪念章。但多年来,这个梦一直就没能实现,直到2005年,他到深圳去看望一个老朋友,意外地在同学儿子手中发现了一枚苏联卫国战争纪念章。看到梦寐以求的纪念章,韩老心里十分激动,爱不释手,协商央求了老半天,年轻人最终答应将纪念章转让给他。

2007年12月12日和2008年3月4日,韩老先后两次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了29枚抗战期间的纪念章。“收集纪念章是为了见证历史。”韩老说,“这些纪念章是对过去浴血奋战的革命先烈的缅怀。”他希望通过这一枚枚纪念章让后辈有所感悟,积极面对生活。

快报记者 安莹 文/摄

# 爱上大我20岁的外国男人

**时间:8月27日**
**主持人:伊人**
**倾诉者:杜微,女,30岁,公司职员**

一次机缘巧合,我这个漂泊在城市的异乡人和他这个绕了大半个地球来到中国的美国老男人相识了。他有妻儿,大我整整20岁,可是我们相爱了,没有顾及距离和年龄。当我以为这只是一场虚幻时,他却真的抛弃一切来到中国与我圆了这场梦。

### 超市偶遇,我为他解了围

和Tom的相遇简直就像一场戏,故事通常是“英雄救美”,而那次却是我帮他解了围。

那时我已大学毕业好些年,一个人漂泊在这里。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每天都埋头工作,希望能在年轻时多赚一些钱,减轻还在农村务农的父母的负担。

一个周末,我去家附近的超市买东西,搜罗了一大堆的生活用品后,拎着沉重的篮子径直向收银台走去。等着结账的人很多,排在我前面的是一个外国男人,黄头发,高高的鼻梁,个子很高,看年纪40岁上下。他前面的篮子里全是必备的生活用品。

等了许久,终于轮到他,意外却发生了。“50块4。”收银员让他仔细看一下算出来的价格,他便伸手去斜挎的包里掏钱包,可是显然他左掏右掏也没有,最后他把包里所有的东西倒了出来,翻腾了半天,也没有钱包的影子。我看着他一脸的窘相,脑门上渗出了汗珠子。“I am sorry。”他不停地解释,随后便是一连串的英文,弄得收银员有些摸不着头脑。

“真的假的,老外也没钱?不会是骗子吧。”身后排队的人催促起来。

我听懂了他的话,钱包可能被偷了或是没带。“我来帮你付吧。”我用熟练的英文对他说道。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我掏出了钱塞到了收银员手里。帮他解了围,他显然很感激,不停地说着感谢。等我结完账,他还站在不远处等我。他告诉我他叫Tom,是美国人,刚来中国。并询问起我的电话,希望把钱尽快还给我。“算了,算了。”我只是笑笑,说实话,我相信他说的话,但是出于警惕,还是没有留下电话号码。和他并肩走了一会,我就到了小区。“我到了,再见。”“再见。”我们就这样分手了。

### 第二次见面我成了他的老师

第二天傍晚,我下班回家走到小区门口。一个声音在我身后响起,“Hi!”我吃了一惊,回头一看居然是Tom。原来他下班后一直在等我,要把钱还给我。为了感谢我,Tom执意要请我吃饭。

在附近的一家土菜馆里我们聊了很多。我告诉了Tom我的经历以及生活的状态。Tom告诉我他是美国人,已经47岁了,太太和两个孩子在美国。他要在中国工作一年。

我第一次从他那里了解到美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的。我们聊得很开心,Tom请我做他的中文老师,他工作的公司有很多中国人,他想快点融入到同事的圈子中去。我们互换了手机号码,还谈好了补习中文的学费问题。

从那以后,每个周末,我要么去Tom住的地方,要么Tom会来我家,我从最基础的东西给他讲起,他很好学,几乎一节课所学的东西,临结束时,他都要一字一句地重复给我听。有时周末我还会带着Tom到处去游玩,充当他的导游。

### 不知不觉我还是爱上了他

我没想过自己会爱上这个比我大20岁的外国男人。直到那个周末的早上,Tom没有来,他的手机也关了机,我心里开始失落起来,而更多的是担心。“不会出什么事吧,难道手机被偷了,又或许被车撞了?不会,也许是临时出差,忘了跟我请假。”几乎种种的假设在我脑袋里滑过。等了整整一上午,到中午11点,我终于还是按捺不住了,跑到Tom住的地方去。可怎么按他公寓的门铃,也没人应答,我急得几乎要找物业来撬锁了。这时,门终于开了。

他睡眼迷离,整个人重心不稳的样子。我一摸他的脑袋,烫得很。我冲进屋里拿了衣服扶上他,下楼打车直奔医院。到医院时,一量体温,Tom已经发烧39℃多了,整个人都有点糊涂了。吊水时,周围的人都向我们投来异样的眼光,猜想我们是什么关系。我虽然感觉不太自在,而更不自在的是自己的内心,我看着Tom病歪歪的样子,心里竟充满了怜爱,眼泪忍不住想往下掉。难道我爱上了这个像大男孩一样的男人?我不敢想下去。

送Tom回到家,他似乎好了一些,不停说着谢谢。我给Tom煮了粥喝,他直夸我做得好。第二天Tom请假没有上班,我下班后不由自主还是来到了他家,他看上去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我陪着他看了会电视,正当我准备离开时,他却一把拉住了我,强吻我。我开始极力地反抗,可是到最后竟成了配合。

那一晚上我们冲破了朋友的界限。“对不起,我伤害了你。”事后Tom很内疚。他对我说他不是一个随便的人,他会娶我,他和妻子早已形同路人,因为逃避这桩即将瓦解的婚姻,他才选择来中国工作,而我就像上天赠予他的礼物,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

我没想到我竟然成了一个第三者,爱上的还是个老外,可我又骗不了自己。“即使你有妻儿,我也一样爱你。”我说出了这样的话,我想也许是自己的激情被Tom点燃了。

### 绕了大半个地球,我们终于结合了

我们相爱了,像所有情侣一样甜蜜,Tom显得年轻了许多。朋友们都说我一定是疯了。“如果他骗了你怎么办,他拍拍屁股回国了,就再也不回来了,千万别投入得太深。”可我却一直坚信Tom对我的感情是认真的。

交往半年后,Tom终于要回国了。临走前我们去了趟北京。“我会回来娶你的,你要相信我。”在天安门前,Tom对我说,他向毛主席保证。我笑了,开玩笑地说:“如果你决定不回来了,一定要发邮件通知我。”

送走了Tom,我的心变得空落落的,这一年来都有他的陪伴,现在却没有了。偶尔我们会在网上聊聊天,但我们都没有谈他回国的事,他似乎也不太愿意提及,只是问我好不好。因为时差的缘故,联系变得越来越少。我还是只顾埋头工作,想渐渐淡忘掉他,可是每次经过相同的路口,相同的餐厅,都会忍不住想起他。

3个月后,一个陌生的电话打进了我的手机。“Hi”,熟悉的问候声。“是Tom。”我惊喜地叫出了声。“我回来了,我在机场,我很快就到你的身边。”

Tom真的回来了。后来我才知道他辞去了工作,和妻子离了婚,孩子都留在了国外,他只身一人跑回中国来了,他说他要和我结婚。

我带着Tom回农村老家拜见了父母,当看到蓝眼睛、高鼻梁的外国人要成他们的女婿,父母吓坏了,而当知道他是个47岁、比我整整大了20岁的离婚男人,他们更是不能接受。

我们的婚姻并不被父母们看好,临走时父亲对我说:“路是自己选的,什么都得自己扛着。”后来我们结了婚,现在还有可爱的宝宝,我们很幸福。Tom常说老天和他开了个玩笑,让他活了大半辈子,绕了大半个地球,才找到了幸福。

(文中姓名皆为化名)

快报记者 赵丹丹

**征集“南京人的情感故事”**

如果你有难以忘怀的情感经历,无论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我们都将聆听你的倾诉。可以投稿也可提供线索。热线:025-84783552(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以后)

信箱:kbminsheng@126.com; 论坛:www.js.cn·论坛·都市杂谈·都市情感